

人民日报

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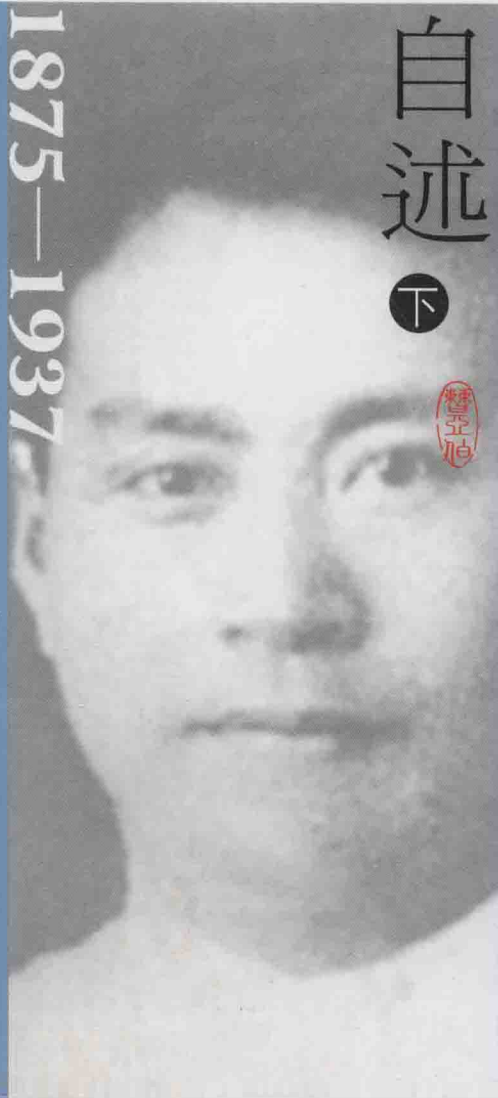
曹亚伯，原名茂瑞，字庆云，礼名亚伯，湖北兴国人。辛亥革命元勋，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，191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。在辛亥革命、讨袁战争中，多次赴海外从事外联、筹款等活动，支持革命。抗战爆发，他以本人名义向上海商界储蓄银行两次借款筹措抗日军饷。著作有《武昌革命真史》、《第一次欧战中世界旅行记》《游川日记》等。

曹亚伯 自述 下



1875—1937

曹亚伯◎著 文明国◎编



人民
日报
出版
社

人民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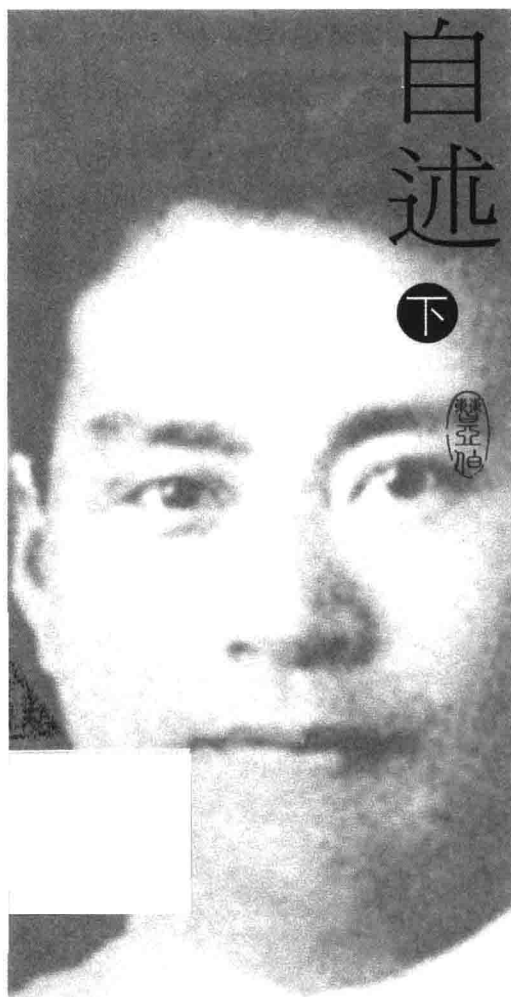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

曹亚伯

自述

下

曹亚伯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人民日报

近代中国人物·自述系列

顾 问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乐黛云 刘梦溪 汤一介
杨天石 严家炎 耿云志

主 编 张立文

出版人 董 伟

十、九月十三日，黄兴任 战时总司令，上海光复

九月十三日，午前八时，都督府前面建一将坛，黎都督即传知各机关人员，及武昌军队长官，并派军队一标，准于正午齐集军政府，请黄兴登坛拜将。于坛之四角树立军旗，中立一“战时总司令黄”六字大旗，威武森严，天地生色，届时军队、军乐队毕至，文武咸集，黎都督偕各机关人员先登坛发表大意曰，“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同胞，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，于本日此时就职率我军队，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，光复汉族，建立良善真正共和，共谋人民福利。我将士皆须诚心悦服，听其指挥，群策群力，驱除鞑虏，以卫国家。中华民国幸甚！同胞幸甚”云云。说毕，即请黄兴登坛受职，并由都督将关防聘状、令箭等项，亲交黄总司令。当时黄兴在将坛上向大众演说云：“此次革命，是光复汉族，建立共和政府，斯时清廷仍未觉悟，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，然后进攻，收复北京，以完成革命之志。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，为国尽瘁，亦属义不容

辞。但是军人打仗，第一要服从命令，第二要同心协力，自今而后，对于作战，倘有不服从命令及临阵怯敌者即以军法从事，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。”云云。旋大众拍掌，齐呼：“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、黎都督、黄总司令万岁！”互相致敬，礼毕退班。

是日黄兴即派参谋副官往汉阳选定昭忠祠为总司令部，当迁移汉阳，一面传知湘军两协，准于明早同到汉阳接防备战。

是日接吴禄贞拥兵石家庄，截留清军子弹，响应民军消息，大众极喜，以为转瞬可攻北京。

是晚又闻清廷下罪己诏，取消皇族内阁，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，颁布宪法信条等事。

是日上海被革命军陈其美、潘月樵等占领，李澂五组织光复军，革命军先占领闸北警察局，即举陈汉钦为临时领袖，浦东警察局以陈天民、沈侠民为领袖，一面出示安民，一面派骑巡巡视各区。观者如堵，欢声雷动，城内遍贴四言告示，城门大开，四民安堵。

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革命军示曰：

上海巨埠，保护华洋，免受兵火，独立主张，凡我商民，切勿恐慌。

照常营业，痞棍宜防，如有闹事，军法照行，右军府示，各各传扬。

不久光复江南制造局，及吴淞炮台，湘人李燮和，在吴淞自称都督，上海公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，李平书长民政。

一一、九月十四日，湘军抵鄂，浙江光复

九月十四日，湘军王隆中、甘兴典两协，全部开往汉阳接防。

先是十一日军政府接湖南来电，谓都督另举谭延闿，援军即发，当是时军政府正开军事会议，黄兴、宋教仁、汤化龙均不以湖南另举都督为然。黄兴等并不知焦达峰、陈作新两都督已被梅馨所杀，遂云：“焦达峰乃日知会老同志，热心救国，自是好人，何得改易？”宋教仁谓：“焦达峰乃光复湖南之立大功者，不宜另举他人。”汤化龙亦云：“军事紧急之秋，一省都督，不宜文士，当用武人。”适钱维骥自北京清政府陆军部来投，钱维骥与孔庚皆在北京陆军部办事，闻武昌起义，钱孔皆潜归武昌，闻此不赞成湖南易督之会议，即向大众发言曰：“湖南人素讲门第，焦达峰之名，湘人不皆知，虽属同志，恐为湘人所不服，且素非军人，而军人亦未必拥戴。今汉口清军猖獗，急盼湘援，湘人另举都督，而武昌军政府反对，援兵因而出，后患何堪设想。”于是黎都督感动，即云：“吾辈但贺新都督，不问旧都督，催援兵速出如何？”钱维骥赞成之，黄兴、宋教

仁、汤化龙等相率起而去，无人覆湖南之电，钱维骥即草覆电曰：“闻公被举为都督，万众皆喜，援兵祈速发。”谭延闿接电乃安，当覆电云：“令王隆中率四十九标先至，余并集中即发。”但湖南虽有来电，而援兵迟迟不至，战颇不利。钱维骥又向黎都督云：“事急矣，某请一行，然有要求者数事，允某即去，一、所有湖北公私小火轮除预备济江外，通往湖南运兵及粮食，湖南缺金钱而足米粮，自后湖南出兵及米粮以助鄂，湖北则资军械子弹以助湘。”黎都督问教于吴兆麟，而后慨然曰：“如湖南出救兵，则军械服装皆由湖北供给，而在湖南所有之军械，留作湘省镇压盗匪之用可也。”钱维骥遂还湘，临行告黄兴曰：“蔡甸重要，防敌人偷渡襄河袭民军后路。”黄兴等唯唯。钱维骥至湘，湘人殊观望，王隆中在岳州，钱促之，不得已乃行，先由阎鸿飞、向海潜促之不动也，又为黎都督捕获弃汉阳而走之第一协统领宋锡全，解其首级以警余众。盖两湖合作，则不畏汉奸作乱，后汉阳之失，果如钱说，陈登山并陈手折与黎都督，说明蔡甸为军事上必守之点。

湘王正雅之取荆州也，其可用之枪仅四百支，余多废物，闻端方所寄存之枪炮甚多，恐难攻下，故欲决大城堤以灌之。遣参谋至岳州询钱维骥方略，钱怒曰：“有人决大城堤以灌荆州者，予必斩之！”因决堤则所淹州县不止一处，非伐暴救民之意，今为王正雅计，可为疑兵，多出告示，言湘军数镇不日四面攻击，并多派洋鼓号筒，伏于城外，及沙市大城堤等百姓之家。及晚，则四出吹之，使百姓疑惑，兵则徐徐以一营为一路，选据形势各地，更请城外传教士介绍派人入城游说，俾遵命而行，荆州遂不战而降。王正雅获新枪四千支，炮十余门，子弹

甚多，而长沙筹饷局周震鳞复勒捐曾国藩、左宗棠各富豪之储蓄以济军费。是役之成，实各省同志之各尽所能以顺天应人也。

是日黄兴命王安澜为兵站司令，在汉阳归元寺设粮台，又派胡祖舜为辎重营长，以输送军需接济，又令李书城在汉阳计画军事，布置防务。

是晚军政府接浙江来电，谓民军率敢死队占领保国寺军械局，焚抚署，浙抚增韞逃，举汤寿潜为都督。

是日下午杭州各官绅齐集抚署要求宣布独立，至晚八时，增韞仍不允。至夜半，有南星桥专车一列，至杭站，载新军八十二标及敢死队，先攻抚署，增韞逃于署内马房，旋捕获，押禁于福建会馆。抚署被焚，阅一时，八十二标统带周承业遂占领抚署，而代理八十一标管带朱瑞占领军械局，顾子材、白钊两管带维持全城秩序，惟驻防旗营不降，仇杀汉人甚多，旋被民军包围。民军大胜，市民数千在清泰车站观战，欢呼民军大捷。于是以咨议局为军政府，以铁路总理汤寿潜为都督，以周承业为副，又咨议局议员褚辅成襄理民政，并出六言告示曰：

满人窃踞中国，二百六十余年。

汉族降为奴隶，河山久被腥膻。

同胞憔悴虐政，备尝困苦颠连。

近且名为立宪，专制实甚于前。

都督吊民伐罪，保护所在必先。

地方务守秩序，切勿听信谣传。

若有匪徒抢掠，政府禁令森严。

须知此次起义，实为共保安全。

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四日浙江都督汤示。

是晚接得侦探报告，谓清军在汉口桥口、玉带门、观音阁一带防御，又刘家庙至桥口一带，均有清军节节驻扎，又谓孝感至新沟方面，亦有清军小部队出没，似有绕攻汉阳之势。

黄兴接得以上报告，当商之李书城。李书城初至汉阳，不知情势，对于各军队又不熟，殊多束手，当向黄总司令报告，谓：“非请一熟于军队情形及优于军事学者，到司令部帮助不可。”黄兴即函知黎都督，黎派杨玺章到汉阳与李书城帮忙，杨玺章到汉阳时，即按当时军情配备防务，不愿李书城参与意见，旋与李意见不合。时黄兴、田桐、居正等极为惊慌，谓：“参谋不得其人，军事难望进步。”复托居正、田桐等到武昌商之黎都督，黎仍以杨玺章为宜。居正、田桐谓与李书城不合，颇难相安，黄总司令以为无参谋人才，一切皆不能行，意欲借重吴兆麟。黎都督云：“武昌军政府须仗吴兆麟办事，且李书城已为参谋长，又无位置可以相宜。”居正、田桐云：“现汉阳军事紧急，如都督许可，我辈即与吴面商。”黎云：“汉阳与武昌一江之隔，即请吴两边照料可耳。”于是居正、田桐等即请吴往汉阳，吴不愿往。居正云：“今事急，李杨意见不合，设军事无人计画，岂不遗误大事！且黄兴非真军事人才，我辈推为总司令者，不过借重其声望耳。李书城又系生手，实难办理，非请渡江帮忙不可。”云云。吴兆麟遂许之，谓：“汉阳紧急时，以电话通知之即来。”于是仍请杨玺章回都督府。

是晚吴兆麟即派参谋姚金镛、宾士礼、蔡济民、徐达明、吴醒汉、夏维善等，同往汉阳总司令部帮同办理军中一切事。

一二、九月十五日，苏州光复

十五日，黄兴令湘军第一协准备开赴汉阳集合。是日黄兴即偕李书城、吴兆麟等巡视防御阵地，先至大别山，然后由右翼南岸嘴起，经十里铺，至左翼三眼桥止。旋回总司令部，遂命侦探科长胡鄂公多派侦探、间谍赴汉口方面侦察敌情，并派侦探赴新沟、蔡甸方面广远搜索。是晚接得各方报告如左：

（一）满军仍沿京汉铁路自刘家庙至玉带门一带备战。

（二）孝感至新沟方面亦发现满兵侦探。

（三）满军利用湖北旧日军官充其间谍，侦察民军情形，一面散布谣言，一面派人投毒药于水井，以图残害民军。

黄兴接以上报告后，即传知各部队严为防御，又派人捕形迹可疑之人。

是晚得上海来电，谓程德全宣布独立于苏州。先是上海独立后，党人即由沪赴苏，计五十余人，以章梓为首，初至新军

标营，宣告一切，并邀集绅商谒清抚程德全，请其宣布独立。程德全深明大义，慨然允诺，而苏州新军，皆表同情，即袖扎白布。于十五晨下令，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，公推苏抚程德全为大都督，抚署已悬“中华民国大都督程”旗号，并推协统艾忠琦为军事司令长。防营亦归顺，当派守城门，当事起时，藩司左孝同（左宗棠第四子），右营参将曾道亨（曾国藩之孙），极端反对，后见众寡不敌，即潜逃。闻赴镇江，乞钱宝臣，派旗兵决一死战。当日城内，照常交易，较未光复时为安堵。

十四日傍晚，有三人至抚署请见，程立刻请见，谓：“诸君来意，本抚院早已知悉，极愿共表同情。”三人欢呼而出，旋至督练公所，即商议宣布独立。

是夜占领时，居民皆未得知，迨晨起起视，则已白旗高悬，满城皆新气象矣。

新军宪兵，巡警巡防营，均已手缠白布。

各店铺皆照常交易，即小贩亦皆照常负贩，绝无惊惶之色，一若不知有此事者。

各门头城上，皆已架置大炮。

军政府发出临时命令九条如下：

临阵退缩者斩， 奸淫妇女者斩， 谣惑众者斩。

纵火殃民者斩， 漏泄军情者斩， 伤及外人者斩。

骚扰百姓者斩， 劫夺财物者斩， 伤及妇稚者斩。

当时江防营尚未允许。

是夜并未放一枪，连次日子午炮亦未放，以是居民颇安然。

军政府有临时命令，如满人不抵抗，皆不杀戮。

旅苏外人，均悬旗致贺。

城内养育巷，有日本人开设之回春药房，已设有临时赤十字会。

城内居民，不准携带物件出城，各城门口，均有民军防守，状至严肃。

有敢死队二百余人，乘沪宁末班车至苏。

八旗会馆内之旗人，已逃无一人。

都督府门前，悬有红字白旗一面，上书“中华民国军”，“江苏都督府”，傍有“兴汉安民”四字。

各学堂闻信后，皆拍手唱歌，停课三天。

各街巷有马队来往梭巡。

沪宁车苏站，亦派有民军防守。

新军子弹，次日均由督练公所发出，各居民以民国军如此文明，不伤一人，皆极满意。

程雪楼次日剃发后，特出游大小各街，又入各学堂与之唱歌。

藩库内现银，军政府欲令该库管库人照账交出。

一三、九月十六日，民军固守汉阳，吴禄贞被刺，松江、清江光复，汪兆铭等出狱

十六日，湘军第一协已完全开至汉阳，黄总司令命该协统王隆中赴十里铺附近防御。王协统云：“到十里铺可也。如令我协在该处防御，未免阻丧士气，我协愿休息数日，听总司令之命，攻汉口之敌。”黄兴悦之，遂优待王隆中，即令其军队在十里铺附近集合待命，一面派夏维善、宾士礼二员购买酒肉犒赏湘军。是晚黄兴即召集司令部人员商议军事进行策略，并称赞“王隆中颇有胆量，愿告奋勇攻击汉口敌人”云云。时宾士礼云：“今日奉总司令命令犒赏湘军，见有一头目与该棚兵士集赌，该目兵之队官见吾辈至，即警戒该赌者立止。无如目兵抗命，集赌依然，该队官即将赌具拿去，孰知该头目因输致怒，即持枪将队官击毙。似此军纪风纪，毫不严明，且兵不畏官，而又将官击毙，更属可危，请总司令传知该协统，务要整饬军纪，服从命令，不然，难操胜算。孙子兵法有云，‘爱而不能令，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’。譬如骄子不可用也，望总司令留意及之。”云云。黄兴闻以上所言，深滋不悦，并云：“湘军在洪

杨时代，百战百胜，现当行军之际，目兵稍有不法行为，毋庸计较。况军人在战线上，今天不知明天事，只要打仗勇猛则得之矣，昔鲍超带兵，屡战必胜，每光复一地，必令兵士安乐数日，所以兵士无不效命。”宾士礼又云：“鲍超之兵，虽军纪不严，然对于鲍超极端服从，但曾国藩初用兵时，不重训练，遇战失败，旋即讲求训练而收大效。请总司令以曾国藩为法，以鲍超为戒，则庶有希望。”黄兴不听，并伤宾士礼不必多言。

是晚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，其秘书长周干臣，参谋长张世膺，同及于难，刘百刚、孔庚、副官曹进等，皆痛哭。吴禄贞乃日知会干员，素怀大志，自武昌倡议，即联络张敬舆、蓝天蔚等，为收京之谋，京张、京奉、京汉铁路，布置重兵，将一举而擒异族之君臣，不使漏网。不期汉奸袁世凯乘时出山，先夺吴禄贞驻保定第六镇之兵柄，使之巡抚山西，及抵石家庄，良弼、段祺瑞等，即秘令周符麟往刺之。周符麟本第六镇第十二协统领，早被吴禄贞所革，吴禄贞所提拔之一营长马惠田，即周符麟之卫兵，吴禄贞极信任之。夜半马惠田求见，亲上手折行跪贺礼时，即出手枪向吴禄贞一击，吴尚绕案避之，并谕以大义，马惠田追击不已，吴禄贞即开后门而出，甫开门，而马惠田之伏兵，即将吴禄贞之好头颅砍去矣。自后周符麟、马惠田二汉奸，永为段祺瑞供养焉，所以遵袁世凯之秘命也，周干臣、张世膺同时被暗杀。

盖吴禄贞以英雄本色，爱国至诚，生平功德，散见于社会者颇多，若不遭袁世凯之暗杀，其事业必大有造于中国，并影响及于世界无疑。今特就钱维骥所跋于吴禄贞延吉厅边务报告书三卷一文，即可征吴禄贞之一生真相焉。跋曰：“右延吉厅

边务报告书三本，计九章三十八节，吾亡友吴禄贞绶卿所著，而亲赠于吾以为考案者也。初吾国东三省与朝鲜接疆之地，以满人封禁故不详，及康熙五十三年设珲春协领，隶于宁古塔副都统。于是方有建设，而汉人、朝鲜人无产业者，渐以为尾闾。清政不纲，有汉人为马贼之韩登举者，据夹皮沟、光霁谷等为巢穴。地本沃壤，富森林及野兽，日本游历者涎之，及并吞朝鲜，遂欲越图们江而霸其地。有日人守田利远者，著满洲地志，称图们江曰豆满，而言其北岸向来所属于延吉厅临江一带之地以为间岛，且指为朝鲜属地。于是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，遂令其中佐斋藤季治郎，率兵一营，至于延属之六道沟，将遂占领之，赖绶卿据历史而争，遂保有其地。绶卿之学博而功亦巨矣，呜呼！以绶卿之才，使得行其志，则吾国之所保，宁止于一延吉厅而遂已乎？虽然，绶卿固伟男子，而亦多情人也，初绶卿既毕业于日本，在湖北不能行其志，乃至北京投练兵处，为骑兵监督，监督者无兵，而但令阅操及编操典各事，所言当改革者俱不行。绶卿不乐闲曹，乃自陈于军机大臣铁良，愿独身而往陕西、甘肃、新疆三省，调查一切，与之数千金为旅费，不受。曰：“但求军机处一纸条，令得在沿途藩库领银为盘费足矣。”铁良许之，及至甘肃，会樊增祥，言词慷慨，意颇轻其老朽。樊固以守旧反对戊戌维新，且赞成庚子义和拳而漏网者，闻绶卿所言，疑为康党，故事，军机处大臣从无有以纸条而索银于外省之藩库者，因是益疑其妄，乃白升允，拟就地而诛之。升允曰：“彼言自军机处，何不奏闻而后处置。”于是遂电京城，会铁良已出军机，诸大臣皆不晓本末，以闻西后。西后曰：“今天岂不是陆军部尚书铁良值日么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铁良叫

起，西后问故。曰：“吴禄贞是奴才在军机时派去调查边务者。”西后曰：“然则你去回他们的电罢。”铁良叩首趋出，电甘。升允、樊增祥益忌之，曰：“吴某虽是奉命而行，然沿途不应滋扰，以此调查边务不称。”遂押解回京，绶卿益无聊，间以诗酒及女间为乐。会徐世昌督东三省，调之行，绶卿以为可行吾志，及至东，世昌宦习甚深，绶卿与言，多不省。会有言韩登举在夹皮沟，日本将认为独立国者，绶卿拟私往侦之，而绶卿所结交之胡匪，如张作霖、冯麟阁、汤玉麟等，闻绶卿将往会韩，并为书介绍。绶卿赍数千金请假而行，周维桢（字千臣）、李恩荣及测绘生等十数人从焉。既抵皮子沟，出介绍书投群匪，匪争延酒食，日或数起，绶卿询一切，诸匪言词夸大，绶卿故给之曰：“我固南方盗首也。有众三五万人，快枪等是，然有山寨聚处，不似汝曹散漫，且多徒手，不足有为也。”于是诸匪乃言：“吾辈亦可招其部属，请吴大哥观之，如何？”绶卿曰：“善。”既聚，可三千四百余人，马近一千，枪不一式，然其数与人相等。于是绶卿乃出千金犒之，并购牛羊数十头，宰而大嚼。且曰：“吾南方义士，其会饮咸如是，不似北方人鄙吝也。”诸匪既大惭，且心服焉。会斋藤至于大道沟，贴倭人告示，有起之送于绶卿者，绶卿乃勃然怒曰：“吾曹为匪，亦宜爱国，今日本人强占我疆土，吾曹何不同心竭力以拒之，而待国家官吏为之保护哉！”匪曰：“吴大哥不畏日本，我曹亦不畏，但我曹决战，而徐总督将来要杀我曹以谢日本，则如之何？”绶卿曰：“不然，此事由我担任，我虽匪，与徐总督亦故交，奈何畏其杀我哉！”诸匪犹不信，于是绶卿乃解其包袱，出其在练兵处所穿之军帽、军衣、佩刀、皮靴、龙旗等，光彩夺目，从

官亦咸衣其军服，威仪济济。至是群匪咸拜伏于地，曰：“吾今日乃知吴大哥不但南方豪杰，又徐总督故人也。”欢欣不已者久之，绶卿部署既定，通牒敌人，限其即日出境。斋藤闻之，大骇，曰：“此旧属朝鲜，无清官署，更何有兵驻守，必诈也。”绶卿又通牒请之，斋藤随使者而来，见绶卿立于庙外，其上龙旗招展，军服皇皇，兵士不下数千人，虽制服不全，而纠纠之状，已为心折。乃进前与绶卿握手，绶卿操日语与之礼，且延入，诘难何以至此。斋藤言：“此地本属朝鲜，今朝鲜合并于敝国，故此来镇守，君何故来此挑衅？”绶卿曰：“我中国官，守中国地，且一向居此。汝今日方来，乃言吾挑衅贵国哉！吴某性直，不愿多言，贵官能速退出境，则善，不然，惟决战而已。”斋藤言：“汝要吾退出，可速送文书于朝鲜统监，俟其答覆，允吾让出，即退，否则不能。”绶卿曰：“吾不能与贵国讲外交，惟知守土，若外交则有吾国外交部与贵国外务省在。”斋藤知不可胜，即曰：“吾回营将致电敝国去矣。”即分散，明日，日本人插标木于地，云日本界，绶卿遣人拔去之。绶卿于是一面致电北京军机处、外交部，一面送文书与徐世昌及陈昭常辈，几处闻此，不知所措。时张之洞在军机，退朝，传刘道仁、哈汉章、良弼等问之，诸人皆以绶卿所办为然，且与吴同学，称其胆不置，张之洞尤激赏之。于是令绶卿暂署吉林副都统，且调回京，详询一切，此书其在京时所作也。吾国外交部，于吉林边界无详细之图，又无可征之历史，绶卿在日本，于朝鲜颇有研究，又新得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，故能源源本本，详言其故，卒之折冲樽俎，使日人退让。而延吉厅约数县之疆土，得以保存，非伟男子而能若是乎？又绶卿初至奉天，狎一女优，